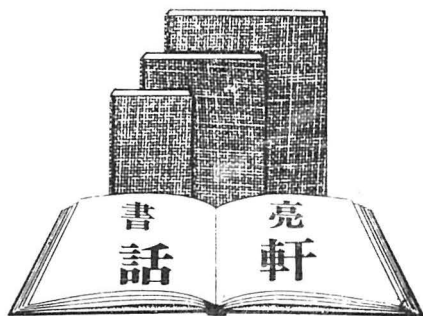


書是要讀的

亮軒



我們成天說
「讀書」「讀書」，
但是我們真
讀書了嗎？大概
絕大多數的人，
是在「看書」而
非「讀書」。

「讀書」一詞，固然現在還在用，只因相沿成習而已。過去的人倒真正要把書給讀出聲音來的，一個人自小上學也是常常要高聲朗讀的。從前孩子的一些啓蒙書，設計之初便要充分考慮到朗讀的條件，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幼學故事瓊林，全是讓人忍不住要讀出聲來的書本，而且讀着讀着無形中就背了下來，不經意間就會浮上腦海，咀嚼回味一番。「學問」跟「誦讀」，根本上就有很密切的關係。

中國古文，倘若只看不讀，不容易看得下去，這邊因為字形字音字義的凝練，本不宜走馬觀花，一定要細細品味才行。韻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，而韻文就是要讀的人讀出聲音來的，否則作者花了好大力氣寫出來的作品，至少有一半都白白浪費掉了。

譬如說，李白的靜夜思：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如果我們只看不讀，或者讀起來並不用心，我們也許看過幾十遍也品不出李白原本該有的味道。這首詩我自己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背了下來，雖然背了下來，也沒用心「讀」過，只是平平板板的在舌間翻攪一番而已。但二十多年後，爲了回答人家提出來這首絕句該怎麼讀的問題，就在家裏「試讀」。當然不能說用標準國語讀出每一個字就行了。開始時規規矩矩的一面讀一面聽自己的聲音，覺得沒什麼趣味。然後走到公寓陽臺去望月亮，對着月亮朗誦，那種一千多年前李白可能感覺過的微妙感覺飄忽忽的滲入心田。於是再思索李白懷鄉時的「現場情況」，掌握他獨自在月光中低嘆吟哦的神韻，如此不下二、三十次，果然漸入佳境，大有李白與我不分之感。這首二十個字的詩是如何讀出來的，紙上寫不清楚，大致講，一、三兩句以較明朗的聲音讀，二、四句則轉爲較晦暗的腔調，如此參差而出，重覆幾遍，天涯客旅的思鄉情懷，就自然浮現了。二十幾

年來，跟這首靜夜思見面無數次，直到規規矩矩讀了又想了想了又讀，這才結爲知己。

這只是舉一個例子而已，其實每一首詩都該讀出聲來，這才能够分辨高下。李商隱的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」，其「不忍卒讀」處，與後主的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的味道一樣。「不忍卒讀」，這話却是不假。後主的虞美人真的令人惘然哽咽無法出聲，到此境界，作品的精華奧秘都「盡在不言中」了。但從來還沒見到「不忍卒看」的詩詞作品，「看」，到底隔了一層。

古詩的節奏規律，讀起來自有其韻律之美，但也因其規格平整，也容易令人朗誦其聲而不得其義。詞、曲就不同了，長短不一，抑揚頓挫間，性格浮現得比較明顯。讀者的創造力，也就容易得到啓發。「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……」，一長一短，如何的以輕重緩急來平衡，極堪尋味，點到妙處，天邊殘月，恍然目前。讀東坡「念奴嬌」，本來是坐着讀，不知不覺的就會站起來，挺胸實肚，愈發的壯闊。這種滋味，單靠「看」，門兒都沒有。至於元人散曲，就以「天淨沙」來講，「孤藤、老樹、昏鴉……」，一詞一輕頓，演練得多了，可以表達得歷歷如繪，最後二句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」，四個字，然後六個字，與前面兩字一停大異其趣，但也精神盡出，彷彿書家弄墨，到了最後三兩筆的揮動，轉折中無限清暢，剎那間心頭百感交集，你若不信，自己讀讀試試。

豈止韻文該讀，經書一樣朗朗上口。論語、孟子，就是天生給人讀的。你看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」這樣一段話，簡直就是一首小調。再如「禮之用，私爲貴，先王之道，斯爲美……」，這個可以套上「如歌的行板」那種音樂術語吧？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，孔

老夫子當初一定是唱給學生聽的。師生之間唱來唱去，這不是禮樂之教是什麼？大概讓學生唱個幾十遍，就跟現在的小孩子唱「小皮球，香蕉梨，滿地開花二十一……」一樣，漸漸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這個學問就在血管裏熱呼呼的奔流了。孟子的雄辯，直如滾滾江河，看是沒法子看出滾滾來的。讀孟子，要以氣盛，必須吃飽才行，一路讀下去，才發現孟子之觀察入微，孟子如何通曉「心理學」，又如何隱藏了老早操在袖中的勝算，故意反問的神態……這是不折不扣的活讀書。再如史記，若能把楚漢相爭的來龍去脈一一讀過，不消三五遍，可以說書講古去了。

經書可讀，中國書就沒有不可讀的了。韓愈的文章，讓人越讀越舞動，他的詩，有的却沒法讀，這也是檢查作品高下的「直覺法」。從前聽人講袁枚的祭妹文如何好，後來老師在堂上講解一遍，斷斷續續歷時八小時，竟也不知袁枚有何了得，直到自己一氣讀個幾遍，讀到聲淚俱下，這就豁然開朗了。「討武曌檄文」，有百分之八十是靠聲調來撼人的，真可以煽得人怒火中燒，非要去武則天而後快，讀到「請看今日之城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！」沒有辦法不憤然擊案的。如果駱賓王的這篇文章只看不讀，那是暴殄天物，造孽呀！

以前蒙童入學，總是要他們先齊聲朗讀，名曰：「絃歌」，讀與唱，本來就沒有明顯的分別。蒙童不一定懂得中文字的意思，書中真意更不一定講得出來。假如不是下駟之材，應當可以體會到文字的聲音之美的。從百家姓而三字經，三字經而幼學瓊林，其他的不論，單單這個音調，就越來越有變化，學生自然就喜歡讀書，自己要去找書來讀了。以前的書又講究閱讀，而且一本書有時本無句讀符號，要學生自己點出來，這是要學生好好的把書讀清楚，把「形」「音」「義」融滙貫通，不是說印刷廠捨不得先把句

讀刻妥印好。讀書的人把書「讀」（讀「豆」音）通了，差不多也「讀」（讀「毒」音）通了。自古好書，大多朗朗上口，不必舉例，想想便知。

那麼通俗小說不唯可讀，更可以演。本來這些書是說的，然後由人紀錄整理修刪潤飾，成為高水準的作品。現代的小說倒未必一概宜讀，但明代之後許多小說却都能朗誦或輕讀。西遊記拿來讀給孩子聽，自然的也就把各角色演了出來，敘述到火燄山盤絲洞等情節，語調自然會有變化，孩子一定着迷，然後可以分配角色，大家輪讀，這種家庭活動比看電影高明百倍。水滸傳讀到魯智深大鬧國清寺，讀到武松打虎林沖夜奔，直能令人熱血沸騰，聲嘶力竭而不悔。某段過癮處一路讀下來，讀完之後，比洗了個三溫暖還要舒暢。金瓶梅你讀過嗎？讀讀看，其味無窮。笑笑生最高明的地方，就是描述「聲口」，透過聲口，容貌身態也依稀揣度得出。有的通俗小說，雖然也分章回，讀來却如蚊蠅擾人，沉悶難耐，這等書容或有其「文學」或「社會學」的評價，銷路就是不好。可見聲音在文學作品中的影響力有多大。

我們過去不是沒有讀書讀出聲音的機會，比如說堂上的老師也要我們齊聲絃歌一番的。也許是被動性太深，沒有老師在跟前就想不到讀書了。另一個可能的原因，也很重要，就是課文讀起來沒意思。設計課本的人，只在文意上精打細算，忽略了與趣味密切相關的音調問題。以標語口號而論，「兩個孩子恰恰好」、「趕緊申報綜合所得稅」，兩者之間，因聲調節奏的不同，予人之感受便大不相同。標語口號尚且如此，課本焉能不重視？要是掌管學生課本的人切切注意到這一點，這篇文章根本就不必寫了。